



# 这个世界你曾来过

□ 常慕城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即便是不下雨，清明上坟的人，也会哭得稀里哗啦，那可是整个国度都在下雨，止也止不住。可是我的表妹啊，谁来给你上坟烧纸呢？

如果不是那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我想你现在应该也和同龄人一样，坐在教室里在为即将到来的高考埋头苦读。今年你应该是十八岁了，如果能考上大学，过几年就能有出息了，你的父母也就有盼头了。可是，那辆改装过的拖拉机飞驰而来，羸弱的你一下子被撞飞，像折断了羽翼的小鸟，重重跌在马路牙子上，再也没有站起来。

那天中午我接到你妈妈的电话，说你在马路上被人撞了。当时只是以为发生了交通事故，没想到到了医院，你已经不省人事。医生进行了紧急抢救，下午的时候就宣布了最坏的消息。你的母亲不知所措，只是哭，不停地流泪。你的父亲从外地匆匆赶来，也像一个木头人一样，被这突如其来的噩耗吓傻了。幸好你还有我们一家，也是你身边唯一的

亲戚。你的姑姑，还有你的两个表姐，承担起了照顾你的责任。

出事当天，肇事司机就被交警带走，直到整个案件了结，我们都没有见过这个人。后来得知，他也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家境很一般。他的一个亲友在医院里垫付了几万元的医药费，但是很快就花光了。那人说是回去筹钱，结果再也没有见到面。为了抢救你的生命，我们开始四处筹钱，哪怕只有一线希望。

你父母都是历经坎坷，最后走到了一起。你出生那年，你父亲已经40岁了，一直把你当成心肝宝贝。这些年来，你家境贫寒，但是刻苦好学。你的爷爷奶奶早在十几年前作古，你的姥爷姥姥远在南方的偏远山村，还有两个姨妈也远在千里之外。你从小吃的、穿的、用的，都是姑姑亲手操办的。虽然饿不着、冻不着，但是确实很寒酸。每到寒暑假，你最喜欢到我家来玩，因为姑姑可以给你改善一下伙食。还有，你可以在我家尽情地看电视，因为你们家里穷得连一台电视机都没有。

我参加工作以后，与你的交流很少，唯一能做的就是偶尔接济一下你娘家。知道你喜欢看书，还给你买过几本书，但你还更爱看电视。记得那一年你在我家过完暑假，我骑车送你回家。路上，我开始对你谆谆教诲，你现在是学生，应该以学习为重。以后不要迷着看电视，等你长到我这个年龄，有了工作挣了钱，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想玩什么就玩什么。当时我一直沉默不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进去。现在想来，我对你的要求似乎有点苛刻了。你还是个小孩子啊，应该是无忧无虑，活蹦乱跳才对。你没有享受过其他小朋友拥有的快乐，而我却还要你心无旁骛，用功读书，依靠知识去改变命运。

那年暑假，你的母亲怕你英语跟不上课，就给你报了一个补习班。暑假里，你每天骑着车子去补习，或许也在孕育着依靠知识改变命运的梦想。然而就是在回家的路上，你遭遇了人生当中最大的命运转折点。

我知道你是不幸的，因为你从出生以来就没过过好日子。这次突遭横祸，更是让你家雪上加霜。住在医院那段时间，你的父母整天以泪洗面，不知道明天该怎么过。你的表姐白天要给你做饭、喂饭，晚上为了医药费彻夜难眠。你躺在床上已成植物人，表姐有时候会给你读读课文，你的眼睛偶尔会眨一下，甚至会流出泪水。他们一遍遍地呼喊你的名字，多么希望你能醒过来，从死神手中把你夺回来。

我知道你是幸运的，因为你遇到了很多素不相识的好心人。报纸、电视都报道了你的遭遇，一些人赶到医院来看你，他们都觉得你太可怜了。一位八旬老人几次来医院探望，说是每天都帮你拨打省城电视台的民生热线，希望能尽力挽救你的生命。一个义工组织听说了你的遭遇，国庆假期还组织了义卖活动。钱虽不多，都是一颗颗滚烫的心。一位医护人员还在微博帮你呼吁，筹集到了一些救命钱。每天被爱心和希望包围着，我们都相信你定会苏醒过来。

我不知道的是，你的父母居然会有那么高的思想觉悟。在得知你已经无法再继续抢救时，他们决定将你的器官捐献出来。或许是觉得你是受到社会关爱的，也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回报社会吧。

我不知道的是，你的离世对家庭的创伤那么大。你的父母无法面对凄惨的人生，从此天各一方。本来就摇摇欲坠的家庭，瞬间支离破碎。自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提起过你的名字，生怕会触痛往事。

但是，毕竟这个世界你曾经来过，哪怕像流星一样一闪而过。不管岁月流转、世事变迁，至少会有人记得：曾经有一个小姑娘，她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在她“沉睡”的时候接受过人们无尽的爱，在她活着的时候给亲人们带来过无数的欢乐……



## 清明抒怀

□ 张勇

阳春三月，清明明的日子，可总是在这个时候，心里有些青灰色的感觉。虽然阳光照耀的清明清白明朗，可记忆总会在这个时候捡起一种痛，虽然柳青燕飞，但坟莹依旧一片荒凉萧瑟；虽然花开鸟鸣蝶舞，但坟莹堆起的沉重压弯思绪冷了春色！

麦浪一波一波拨节着绿色，一簇一簇空空的纸幡，飘落岁月的苦涩。这个季节，总是让灵魂在起落中忽明忽暗，在隐隐约约中寻觅，在花开花落中醒悟！

捡起飘落的花瓣，看看枯枝依旧挺立的故事，撷起阳光绽放的花朵，突然感觉到，一堆黄土的重量超越了感觉，心灵的跳动伴着眼泪的晶莹，那墓碑上的文字竟能唤醒春呼吸，唤醒灵魂深处的觉醒！一年一度的弯腰叩拜，一年一度拜读血泪雕刻的碑文，一年一度思

索生命的春秋，这个时刻没有感悟！

每每这个时候，回味春暖冬寒，灵魂深处萌生感触。跪下的双腿折叠了岁月的多余，燃烧的纸钱缭绕岁月风风雨雨，虔诚的泪水滑落生命的真谛。花开花落，冬去春来，酸甜苦辣，悲欢离合……生命的全部谁能读懂？！

一堆黄土，一个坟莹，一串悬挂的纸幡，在这个季节标识一个不能逾越的节日，一个不能忘却的日子，一个不能弯腰阅读的日子！墓碑上的文字教诲生命的要义，春天的鸟鸣呼唤着蓝天白云。花开春天的风景，蝶舞岁月的精彩，嫩芽又生长一季故事，生命的乐章在弯腰仰望里延伸！

春风拂面，清明迎春而来。这个暖意中夹杂着岁寒的感觉，似乎写意了清明的主题。

早晨拨通娘的电话，问娘在哪里？娘在电话那头说，回老宅子了，快到“寒食”了，把奶奶请回家了。我知道所谓的请奶奶回家，就是把奶奶的照片抱回老宅子里，供奉在堂屋里。时间过得真快啊，一晃又到清明节了。我的思绪不禁跟着娘的脚步，回到了老宅子，回到了儿时……

那时候的清明节前一天下午，我跟着哥哥们折一些柳条，插在门两旁，就连睡的床铺的草席子下面也放上柳条，门口撒上一行草灰，奶奶说是“避邪”。清明节这天阎王爷关闭鬼门，收回飘荡在人间的孤魂野鬼，因为从清明节植树踏春，农民开始春耕种庄稼，怕傍晚收工的时候，这些野鬼惊吓了晚归的农民，可也有些孤魂野鬼留恋人间烟火，所以门口插柳辟邪阻挡他们进门。清明节早晨，奶奶会煮一小锅鸡蛋，熬上一锅小米粥。奶奶与娘还会为父亲准备一个鹅蛋两个鸭蛋七个鸡蛋，在我们老家农村的风俗，成年男人在寒食这天早晨都要这样吃。父亲在每个鸡蛋上吃上一口就算都吃了，剩下的奶奶与娘吃了，完整鸡蛋都是我姐弟三人的。

奶奶与娘为我们分好鸡蛋，挑出来几个亮看起来厚实的，把红纸浸湿包在鸡蛋上，用手捧着来回搓，不一会儿揭开红纸，鸡蛋就染成红色的了。我们姐弟三个背着书包，兜里装着鸡蛋就去上学了，路上扯着柳条，编个柳帽戴在头上，小孩子还会编顺口溜“寒食不戴柳，死了变小狗”，戴着柳帽，吹着柳哨，蹦蹦跳跳着鸡蛋……

中午放学回到家，就会看到三个姑姑都在家，大娘领着娘、婶子、三个姑姑，抬着一包袱剪好的纸钱去上坟，那里有老爷爷、老奶奶、爷爷。跟着大人们

来到坟上，看着大人在坟前画个大圆圈，摆上酒供，插上蜡烛，把纸钱倒入圆圈里，我们都虔诚地跪在坟前，大娘把酒倒在酒杯里，祈祷后把酒洒到地上，请先人们享用。然后点燃纸钱，我们就深深地跪在地上叩首，那时候小小的我就有了很深的家族观念的烙印。这里埋葬着我的祖先，无论什么时候这个村庄就是我的家，我的根……慢慢懂得了“棠梨花映白杨树，尽是死生别离处”。

后来慢慢长大了，知道寒食清明柳是纪念春秋时候的介子推。“贫居往往无烟火，不独明朝为子推”。也是为了纪念神农氏，“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总而言之这个日子既有祭奠生离死别的哀痛，又有踏青游玩的笑声，是一个很特别的节日。

长大了，很少再看到头戴柳帽吹柳哨的小孩了，寒食吃鸡蛋的习俗还存在，也很少看到染红鸡蛋遛鸡蛋的小孩了，长大了，奶奶离开了，大娘离开了，三个姑姑离开两位了，节日还是那个节日，而人却不同了，老林上的坟头增加了，心里的哀伤更深了……“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长大了，离开了家，离开祖根，在他乡落地生根发芽……随着岁月的变迁，儿时生活的村庄已然成为一片高楼瓦房，棚户区改造，新农村建设的发展，一个个村庄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因为工业园区的扩展，奶奶的坟也迁到一处指定的公墓里，奶奶、爷爷、大爷他们也不会孤单了，亲戚乡邻可以聚在一起说说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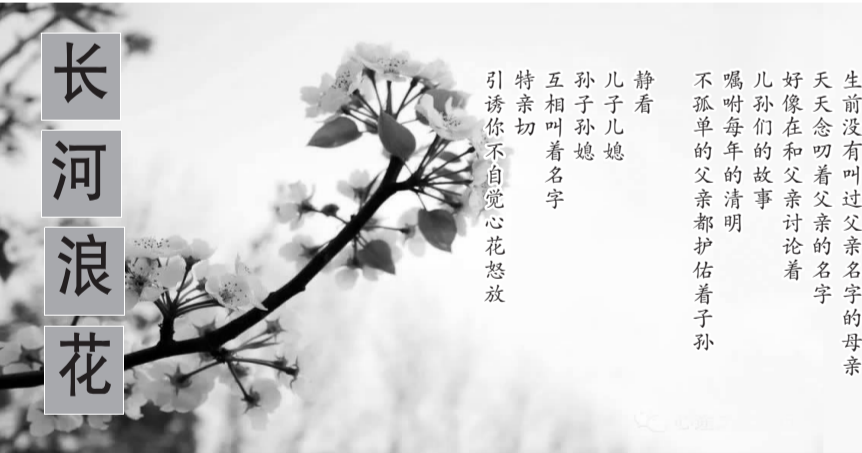
无尽的乡愁，无尽的怀念，多少次，你们出现在我的梦里，真的好想你们啊。这个“寒食”，我会陪着父亲与娘回家看看你们……



## 曹风

春天的思念

心飞扬



## 长河浪花

# 思念，在人间四月天

□ 侯凌肖

又逢四月，每年在这个弥漫着伤感与惆怅的季节里，总会忆起父亲。虽然他已去世多年，但想起父亲的音容笑貌，想起父亲的教诲嘱托，想起如山如火的爱，让我一辈子难以忘怀……

我敬佩我的父亲，他老人家的奋斗历程是我一直引以为傲的。1952年10月，父亲带头组建了郟城县手工业联社，并任社长职务。同年，被总工会推举为郟城县建筑工会主席，1953年改组为郟城县建筑公司，任任理事会主席。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县建筑社转为地方国营，更名为郟城县建筑公司，父亲历任主任、工会主席、经理等职务。在任期间，由于对建筑业贡献突出，曾连续被县推选为郟城县第二至五届人大代表，1975年光荣出席了省劳模大会，成为全省建筑行业的劳动模范。特殊的经历和显著的功勋，父亲常被几届领导和同仁们尊称为“公司奠基人”、“老元勋”、“老前辈”等，但父亲从不居功自傲。

父亲十分热爱建筑事业，公司的每段发展历程，都倾注了他的心血与汗

水。1974年盛夏季节，郟城县烈士陵园工程建设正热火朝天的进行当中。这时，工地施工用砖突然告急，全县重点工程面临停工。父亲得知情况后心急如焚，立即骑自行车赶往工地了解情况。那时加工砖瓦的窑场很少，工地用砖一般都是到城北40余里的北店子窑场调砖，路途较远，交通不便，又没有电话，为了赶工程进度，年近古稀的老父亲不听工地人员劝阻，执意亲自骑车到北店子窑场催砖。盛夏酷暑，土路颠簸，父亲一路风尘仆仆赶到窑场，连夜落实供砖计划。一连几天，父亲吃住都在窑场，饿了就着葱啃口自带干粮，渴了喝口水凉水。供砖任务完成后，下午5点多钟，当父亲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时，不料半路下起了瓢泼大雨，直到晚上9点多钟才回到家中。途中又累又饿，加上雨水一淋，父亲感冒发烧得厉害。可是，第二天早晨，尽管烧没退，嗓子肿痛难言，但倔强的父亲却硬支撑着身子起了床。“感冒发烧是小毛病，公司里事太多，我得回去看看！”说着，推起自行车就走。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一心扑

由于他经受长期的病痛折磨，好歹熬过了最后一个春节，或许再也找不到坚持下去的理由，在刚刚迈入本命年八十四岁的门坎，董承和先生带着对亲人们和枣梆剧种的无限眷恋，永远地走了……

其实，他年迈多病，身体每况愈下，我和他的夫人张文英大姐也早有思想准备。但噩耗传来，仍是感到十分的突然，瞬间泪目，万分悲痛。许久回过神来，才蓦然意识到，从此，我再也看不到他那那和风细雨、谈笑风生的话语；再也不能和他推杯换盏，把酒言欢。从此，我少了一位鼓励我爱护我的仁心至亲；少了一位不是兄长却胜似兄长的好大哥；少了一位既可分享快乐又能倾诉烦恼的挚友。

董承和先生的一生，正像他的名字一样：有承担，性和善。凡是熟悉董承和先生的都了解，他为人正直，善良大度，重情仗义，顽强刚毅，是一个典型的粗中有细、柔中有刚的鲁西南硬汉子。

我真正认识董承和先生，这要追溯到半个世纪之前了。那时我从省城毕业分配到当时的菏泽地区行署枣梆剧团。他格外关心和照顾我，让初来乍到的我有了亲人的感觉，家的温馨。孤独乏味的生活他时刻惦记；单调无味的工作他给予安慰鼓励。记得有一次去马集镇上演出，徒步拉车，狂风飞沙，坚持到目的地，已经面目全非的我委屈地哭了，他一边替我拍打身上的泥土，一边心疼地嗔怪：男爷们，哭啥，走，跟我去洗洗，喝点水，一会儿就好了。普普通通的一句话，让我温暖至今。

对于他的工作精神，更是令我由衷敬佩。装车、卸车、装台、卸台等等，他总是干在前面；哪里苦、哪里累，哪里最棘手难办，他就出现在哪里。他好像是一个永远不知疲倦的人，永远使不完的劲，精力充沛，活力四射，影响和带领剧团演职人员的工资和福利，稳定了民心，又为剧目再生产攒足了后劲。因为枣梆是由山西上党梆子派生的剧种，源远流长。由于历史原因，在间隔艺术交往数十年之后，他重拾初心，再度搭起了艺术交流的桥梁，每年都要率团去山西演出。为保证演出场次，他无数次翻山越岭，顶风冒雨，亲自联系“台口”。他白天处理繁杂的事务，事无巨细，亲力亲为；晚上还要登台演出，担纲主演。广大演职人员对他无不敬佩，从而也形成了凝心聚力、奋发图强的集体力量，由此，才有了枣梆剧团今天的辉煌。

后来，我调离了枣梆剧团，见面的机会自然少了一些，但我们之间的感情并没有因为工作的变动而丝毫疏远，反而更加亲密。

“我是从农村出来的，没什么文化，吃了一辈子枣梆饭，就要一辈子对得起枣梆”。多么朴实而又敞亮的话语，彰显出他对枣梆这个古老的稀有剧种愿尽终生之慷慨的真挚情怀。他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

董承和先生长期担任枣梆剧团团长，书记数十年。数十年间，在剧团举步维艰、生存十分困难的境况下，他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硬是坚持每年演出多达360场次以上，平均每天一场之多，既服务于广大观众，又扩大了剧团影响；既保证了演职人员的工资和福利，稳定了民心，又为剧目再生产攒足了后劲。因为枣梆是由山西上党梆子派生的剧种，源远流长。由于历史原因，在间隔艺术交往数十年之后，他重拾初心，再度搭起了艺术交流的桥梁，每年都要率团去山西演出。为保证演出场次，他无数次翻山越岭，顶风冒雨，亲自联系“台口”。他白天处理繁杂的事务，事无巨细，亲力亲为；晚上还要登台演出，担纲主演。广大演职人员对他无不敬佩，从而也形成了凝心聚力、奋发图强的集体力量，由此，才有了枣梆剧团今天的辉煌。

数十年间，在戏曲艺术滑坡，甚至是步入低谷的历史背景下，他为枣梆的传承与发展倾尽全力，在平凡中做出了不平凡坚持。他深知一个剧种、一个剧团只有不断生产新的、顺应时代、广大观众喜爱的剧目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他汇聚全团智慧和力量，先后复排和编演了数十个新的剧目，奉献给社会，捧回了一个又一个奖杯，扛起了文化部授予的“天下第一团”的大旗。他在勤于实干、甘于奉献的同时，并没有懈怠自身专业艺术的提高。他专工花脸，嗓音洪亮，表演洒脱，做工认真，沉稳大气，刚柔兼济，极富艺术感染力。他的代表剧目《徐龙铡子》、《天波楼》等，深得广大观众的赞誉，一直是枣梆剧团的著名花脸演员。

董承和先生是继枣梆著名表演艺术家赵凤来之后的又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德艺双馨，鞠躬尽瘁，敬业爱岗的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为党的戏曲艺术事业不懈奋斗！

# 多彩的戏剧人生

□ 王宪涛

深情怀念市枣梆剧团原团长董承和先生



## 父亲不叫母亲的名字

□ 姚叶

父亲不叫母亲的名字，母亲也不叫父亲的名字，他们用中国最简单的单词，高高兴兴地交流沟通，高兴时哈哈一声，高兴时哈哈一声，高兴时哈哈一声，高兴时哈哈一声……

父亲不叫母亲的名字，母亲也不叫父亲的名字，他们用中国最简单的单词，高高兴兴地交流沟通，高兴时哈哈一声，高兴时哈哈一声，高兴时哈哈一声，高兴时哈哈一声……

父亲不叫母亲的名字，母亲也不叫父亲的名字，他们用中国最简单的单词，高高兴兴地交流沟通，高兴时哈哈一声，高兴时哈哈一声，高兴时哈哈一声，高兴时哈哈一声……

父亲不叫母亲的名字，母亲也不叫父亲的名字，他们用中国最简单的单词，高高兴兴地交流沟通，高兴时哈哈一声，高兴时哈哈一声，高兴时哈哈一声，高兴时哈哈一声……

父亲不叫母亲的名字，母亲也不叫父亲的名字，他们用中国最简单的单词，高高兴兴地交流沟通，高兴时哈哈一声，高兴时哈哈一声，高兴时哈哈一声，高兴时哈哈一声……



在工作上的老共产党员！

父亲是十分廉洁的，有件事让我至今印象深刻。记得我参加工作不久，由于吃住在工地，为了解决住宿问题，我用自己一个月的工资24元钱在市场上买了一张“卫生床”。那时退休留任的父亲负责后勤工作，有部分签字报销的权力。一天，我早找到父亲，把要报销的单据交给了他，不料却碰了“钉子”。父亲看了报销单说：“床咱自己用，报销不合适！”说着，他从自己口袋里掏出30元钱给我。我有些迷惑不解：“不是有的学员给报销了吗？”父亲严肃地回绝了我：“人家是特殊情况，咱不沾公家的光！”说完，父亲毫不客气地把报销单撕

## 最难忘

